

時事問題參考資料之四

大羽和猶如猶如的危機帝美



時事研究會編
新華書局東北總分店發行

時事問題參考資料之四

美帝的危機矛盾和弱點

時事研究會編

新華書店 東北總分店發行

時事學習參考資料
美帝的危機矛盾和弱點

編者	時事研究會
發行者	新華書店
	總東北分店
•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 •	

1—20,000 [長]

前　　言

時事學習，已經在東北各地熱烈展開，為着配合這一學習運動，便於同志們學習研究上的參考，我們特收集報章雜誌上重要論著及富有參考價值的材料，以問題為中心，選編若干冊，作為時事學習參考材料，陸續出版。由於時間比較倉促，蒐集的材料，不够豐富完善之處在所難免，還望同志們多多指正。

——編者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目錄

一九五〇年資本主義世界的暗澹前途.....	R · 杜 · 德 (一)
論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尖銳化.....	A · 列昂節夫 (六)
現代美帝國主義的經濟矛盾.....	M · 谷特蔡特 (二)
美國經濟危機的現階段.....	A · 馬努庫安 (四)
福斯特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	J · 倍 · 林 (五)
英國與美國.....	蘇 · 泰 · 金 (三)
增長中的帝國主義矛盾.....	R · 巴木 · 杜德 (二)
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弱點.....	靜 (八)
美帝戰略上的弱點.....	超 (七)
美國是紙老虎.....	鄧 中 (一)

一九五〇年資本主義世界的暗澹前途

英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 R·杜德

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支配的那逐漸縮小的世界中的統治者回想到一九四九年的成就，是不能够滿意的，而且他們對於一九五〇年前途的憂慮地看法，並不是沒有相當有力地根據的。

在一九四九年，我們已經看見了，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裏那正在成熟中的經濟危機的急進的警號。蘇聯在一方面獲得生產勝利的新紀錄，第三季就達到高過去年紀錄百分之十七和戰前百分之五十的目標，而美國生產在另一方面却繼續下降着，到十月間已經較一九四八年數字降低百分之十八。一九四九年一月至十一月的零售銷路較一九四八年同期的水平降低百分之六。美國電力工人估計十月間失業的人數達五百二十萬之多，除一千一百萬人作短工外，比去年失業者的數目超過一倍。

企圖掩飾這個經濟衰退的現象而把它認為是『退却』或者『調整』，就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那些無法逃避的日益加深的因素在指示着助長經濟危機情勢的進一步發展。一九四九年新的資本開支下降到百分之十五便預告了一九五〇年的前途。以政府開支的浩大所形成的

人爲的支持不過暫時把目前的現象修正一下，但是並不能阻止經濟衰退的基本趨勢。據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紐約時報載稱：『沒有冷戰的話，政府對物資的需要不知將要比現在少若干億元。』但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的華爾街雜誌警告說，對於生產指數暫時的上升『要當心不可誤以爲是重要的，因爲這樣「既不是戰後調整的終止又不是新商業復興的開端」而且不會改變商業的基本條件』。十月末美國農業經濟局曾經預期到『經濟的活動在一九五〇年將要繼續慢慢地下降……消費者將更要減低其費用』。

馬援國家及其餘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景象是更其慘淡。馬歇爾計劃現在已被其設計人承認是遭遇到一個大大的失敗了。再沒有什麼『一九五二年復原』任何的問題。相反地，在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與西德等國，失業是大規模地擴大，同時在英國失業也開始擴大。美帝國主義提出的西歐國家或者特別的國家集團（比荷盧集團，法意盧集團）作更密切的經濟聯繫來統一需要美國貨物市場的計劃，是要克服那互相衝突利益中的無法解決的矛盾。

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已經蒙受一層『生產過剩』的陰影。過剩的糖、脂肪、穀物、肉已經堆積如山（聯合國世界物價委員會）。美國政府已通告農民在一九五〇年減少播種百分之二十四的棉田。這種主要生產的逐漸發展的危機特別着重打擊所有殖民地國家。

所以一九五〇年的經濟前途指示着：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的趨勢將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些成熟的經濟危機情況使得經濟矛盾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敵對性更

加尖銳。由於美元對英鎊和其他歐洲國家通貨的壓制而產生的貶值措施，非但沒有緩和或減少經濟衝突，而且相反地，引起了劇烈的商業戰爭。因為商業市場縮小，爭奪市場的戰爭更變得猛烈。『美國新聞』預言在一九四九年已經從一九四七年十五億三千萬美元降到十二億三千萬美元的美國國際貿易，可能到一九五二年再降到九億九千萬美元。美國製造家已經進行大規模的公開運動抵制廉價的英國和歐洲貨品的『進口威脅』。同樣地，英國製造家也對於美國在世界市場即將進行的大規模反攻的威脅感到驚惶。在十二月十四日英國杜柏投資有限公司主席說『馬歇爾援助計劃掩飾了美國單獨供給世界很多國家對於大部分製造品需要的充分涵義。馬歇爾援助計劃所代表的資源是否用來壟斷其他工業國家的主要市場？在任何價格鬭爭中，英國和其他國家可能喪失許多海外貿易』。

英美資本主義利益的衝突也明確地表現在這一方面，即美國力求獨佔西德和日本，使其成為美國在西歐和亞洲的基地。特別是在中國，英美政策的對立已經表現得很露骨。

所以一九五〇年的尖銳化的經濟形勢預示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帝國主義敵對和劇烈的經濟衝突。尤其是英美經濟衝突隨着反革命同盟和英帝國主義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從屬而同時發展着。

在政治領域內，帝國主義陣營在一九四九年遭受一連串的失敗。大西洋公約將英美集團的戰略和美國統治加諸歐洲人民，可是這種完全基於美國獨佔原子彈的假定上的戰略，已經因為英美戰略家對於獨佔原子彈的迷信的過遲認識，而變得全盤紊亂。

目前帝國主義戰略的紊亂和矛盾在美國軍事首腦人物訪問歐洲時的商洽討論和對於美國軍事援助條件和問題的公開分歧點上表現出來。

英美帝國主義雖然驕傲地宣稱，他們通過鐵托代理人的統治，對於南斯拉夫的試探獲得成功，可是拉伊克和科斯托夫審判的有力暴露和國際勞動階級與東歐人民民主力量的警惕和堅強的聯合鞏固，對於在東歐的帝國主義的未來陰謀是的一大打擊。

最主要地，一九四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勝利的一年，深沉地變化了全世界的力量對比，而使民主陣營有利。這一勝利，對於東南亞及全世界殖民地的解放鬪爭，是有深長影響的。

一九五〇年的展望，指出在東南亞國家，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及泰國的解放鬪爭，加速進展，加強向印度及中東方面帝國主義附庸國的一致鬪爭以及非洲人民的進步的覺醒。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覺悟增加，和趨向危機各種條件的發展，並未減少帝國主義新的冒險戰爭政策的危險，而是增加了這種危險。一連串的計劃破產，一連串的對於反應的錯誤估計，以及更較顯明的世界大勢傾向着前進中的普遍解放和社會主義，並不就等於說，由於舊制度最後代表人物而產生的危險減少了。恰恰相反，由於他們的更加絕望，所以他們就更加瘋狂，更加憤恨地要尋找一個激烈方法來解決。冷靜的考慮，視同耳邊風。賭徒的孤注一擲的危險，是一直存在着的。這一點在一九四九年最後數月中的軍事措施中，很顯明地表示出來，美國軍事領袖一連串地訪問歐洲，聯合國大會中帝國主義代表的兇狠的公然好戰的演

說，以及擴軍計劃的加速進行。因此，對於共產黨情報局十一月會議決議案中所提出的警惕，應加以最大的注意。

『爲了擁護和平，如果低估了以美英爲首帝國主義國家現正準備新戰爭的危險，不但錯誤，而且有害。歷史經驗教訓我們，帝國主義愈加失望，它就愈加瘋狂，而軍事冒險的危機就愈加增強。』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世界，在一九五〇年，矛盾的尖銳化，很可能使絕望的反動領袖，採取更無忌憚和危險的挑釁政策。因此，一九五〇年的展望，要求我們加強警惕，加強活動，加強各國勞動階級及廣大人民力量的統一組織，用來擊敗戰爭販子的陰謀詭計。更要求我們繼續勞動階級及社會主義在過去一年中所造成的巨大勝利和進步。

（載『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二十三期）

論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尖銳化

蘇聯科學院通訊會員 A·列昂節夫

斯大林同志在發展着列寧關於資本主義衰退的論旨時指出，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資產階級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道路上的碩大的障礙。資產階級制度不能利用社會生產力和帝國主義所特有的阻碍生產力發展的傾向在這個時代都起着特別有力的作用。

這種傾向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的。首先，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普遍地緩慢下來，這是由下列對照中可以看得出來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二十三年中間——從一八九〇——一九一三年——世界工業生產平均每年擴大百分之五點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同樣長的時間內——從一九一四——一九三七年——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增長爲百分之三十五，即平均每年只增長百分之一點五。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的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二十五年間（從一九一三——一九三八年）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繼續徘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達到的水準上，只超過這個水準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如果考慮到，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口在這二十五年來增加了約百分之十五，而有更大部分的生產是爲着戰爭的目的，就不難得出結論，工業生產

品的生產以人口比例來說，很明顯地，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不僅沒有增加，甚至還降低了。

現代資本主義不能充分利用生產力這一點，表現在企業中生產能力經常不能全部利用和長期的大量失業。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同志指出的總危機的特徵予以說明了：『……此時資本主義無論在各基本國家或各殖民地和附屬國裏，都已沒有和不能有它在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過的那種力量和堅固性，此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由帝國主義大戰方面承受了一種再也無法擺脫的遺產，即企業中生產能力經常不能全部利用和數千萬人失業的現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暫時地把千百萬的工人吸收到軍隊和軍事生產中。特殊的軍事需要使工業擴大了市場。但這只是非常暫時的性質，因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那些現象——如企業中生產能力不能全部利用、幾百萬人的長期失業、工業循環的紛亂、曠日持久的農業危機——的深刻的基礎依然還很有力。在這裏，還必須考慮以下的幾種因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引起了更多物質財富的巨大破壞和人力的損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耗費，據現有的估計，達一萬億美元，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耗費約二千億美元。被殺害的人（包括非戰鬪員的犧牲在內）的數目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相比約為五千萬人對一千萬人。

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資產階級國家，首先是美國和英國，藉助於軍備競賽和漫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廣泛地採用了『使局勢嚴重化』的法西斯藥方。由於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有着相互的依賴性，軍備計劃的實行就要引起國內整個經濟的軍事通貨膨脹的局

面。

這些就是美國和英國在戰後所實行的政策所具有的特徵。美國現在保持的軍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要多過十倍。英國工黨政府，不管國家所經歷的經濟和財政困難，據它自己所承認的，仍保持一百多萬人的軍力。為了保證供應這些大量軍隊以武器和裝備、運輸工具、被服、糧食等項，在現代的軍事技術條件下需要大量勞動人手和物質材料。由國民經濟中分去這些有價值的物品只有使已經貧困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更加降低了。

美國獨佔資本藉助於站在國家負責崗位上的它的順從的推銷員們，進行着瘋狂的軍備競賽，特別是在原子武器和空軍方面。實現軍事計劃的費用一年比一年增加了。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美國的財政年度是從七月一日開始的）『防衛需要』的開支約一百零六億四千八百萬美元。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軍事支出以及美國為爭取世界霸權而實行侵略的對外政策的支出約達二百八十億美元，即佔整個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七十。

第三，美國生產機構的擴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不同的地方是：它的費用主要是由國家負擔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五分之四的工業建設是由私人資本投資的，五分之一是由國庫負擔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相互關係完全變了樣子：國庫的投資佔三分之二，私人投資只佔三分之一。於是獨佔資本家不僅把投資的負擔擋在國家的肩頭，而且使國家冒着在和平的條件下這些投資降低價值的危險。而實際上，在戰爭結束之後由國家出資建立的工業企業，或者已經封存起來了，或者差不多是白送給了獨佔資本家。這樣就空

規模地破壞了生產能力。雖然生產機構的統計完全不能反映這一巨大的事實，實際上它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衰退，它的不能利用生產力，它的放肆的破壞生產力的傾向的顯明的指標。

由這些事實看來，具有特別顯著意義的是美國在戰後時期有着數達幾百萬人的長期的失業。一九四六——四七年間如果把完全失業和部分失業的都計算在內，至少限度有七百五十萬人。

一九四八年，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失業在進一步迅速增長着。完全失業者的人數，據職工會的統計材料有六百多萬人，而部分失業者的人數則有一千二百萬人。僅在加工製造工業中從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就有一百七十萬人失掉工作。

慢性失業乃是許多歐洲國家，首先是意大利和德國西部佔領區勞動者的致命的災禍。意大利的失業人數事實上已有三百萬人，德國西部則有一百五十萬人，甚至羅馬的官方通訊社也承認，大量的慢性失業『成了意大利經濟生活中的有機現象』。



現代資產階級制度的寄生性和衰退在掠奪主要的社會生產力——人的勞動力——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這種掠奪表現在對無產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剝削程度以及勞動羣衆的赤貧化。除了對勞動人民加強剝削以外，現代寄生的資本主義一步進一步地減縮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數。廣告事業、貿易、私人僕役、為寄生和剝削的上層階級用的豪華物品的生產等這類勞

動範圍的增長，從而相當的，有時是絕對的縮減從事最重要的物質生產的人數，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這一傾向乃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特徵。

第二次世界大戰引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大眾生活水準的空前降低。統治階級把一切戰爭的負擔和戰後的困難轉移在勞動者肩頭的政策，使大眾的赤貧化更加尖銳。可是獨佔資本的龐大利潤却增長了，打破了一切先前紀錄。一九四八年美國的公司利潤在支付捐稅之後還有驚人的數目——一百零八億美元（一九四七年為一百七十億），比在戰時的利潤最高水準（一九四四年為一百零八億美元）幾乎多了一倍。

獨佔資本家們的過度搜刮使人民大眾的生活水準更加惡化了。杜魯門總統在其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致國會非常會議的咨文中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生活費用，『現在比我的歷史從前任何時候都要高』。

美國的勞動大眾的赤貧化和資本家上層的大發其財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大眾的貧窮和餓饉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美國的生產能力遠超出了資本主義分配法則（因此使大多數勞動人民過着貧窮生活）所限制的國內市場的範圍。美國生產機構膨脹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和大部分亞洲的嚴重的破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特別激烈的糾紛，爭取銷售市場的鬭爭空前尖銳，造成了新而深刻的經濟危機和動盪不安。

現在，爭取市場的鬭爭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加深刻化了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展

開了；這時候，由於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已經喪失了六分之一的土地的資本主義又受到了進一步的打擊：前有人民民主國家，後有中國，又脫離了它的作爲剝削對象、作爲銷售市場、原料來源和投資領域的體系。

經濟困難的增長，自然，引起了美國人民及其民主組織的特別注意。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在其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指出了：『美國人民已面臨經濟危機的開始，這一危機已於去年年底在美國發展起來了。』

這種估計已由一九四八年年底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的材料所證實了。這樣，美國工業生產的指數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爲一九九（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爲一〇〇），十一月爲一九五，十二月爲一九〇，一九四九年一月爲一八七，二月爲一八五，三月爲一八一，四月爲一七九，五月爲一七四，六月爲一六九，七月爲一六二。工業生產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水準降低百分之十七，達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以來最低的水準。在商品流轉、貸款和對外貿易方面危機的徵象日益明顯。這裏有關連的還有這些事實，如：商品的堆積和商品流轉的低落，鐵路運輸的減縮，交易所的倒閉，股票價格鉅額低落，破產數字的增加，美國輸出量的強烈降低。

還在戰時美國的獨佔資本集團及其經濟學家就坦白地承認，美國輸出的主要問題乃是『失業的輸出』。由已公佈的許多報告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使美國的資本主義工業能够運用在它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手，每年的輸出應當達到二百五十億美元。

這個數字所包含的意義，如果考慮到下列情況，是很容易瞭解的：一九三七年的全部世界輸出量為一百五十三億美元。戰前美國在世界輸出中的比重為百分之十三點一，英國——百分之十一點九，德國——百分之九點四。在兩次大戰期間——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九年——美國的輸出平均每年三十六億美元；這佔國家全部國民經濟生產的百分之四點三。在戰後兩年間（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輸出為二百五十一億美元，或佔美國總生產的百分之五點八。

這樣，美國的輸出僅達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在戰時所設想的水準的一半。但是美國的這種輸出量就已經使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矛盾異常尖銳化了。為保持自己的超額利潤，美國獨佔資本不讓外國商品進入美國，因此使這些矛盾更加尖銳化。

根據一九四九年七月間公佈的聯合國關於世界經濟情況的報告材料，西歐各國對美國的輸出遠落在由美國的輸入之後。一九四八年美國對西歐各國的輸出，超過了由這些國家的輸入達百分之二百四十六，引起了西歐各國在與美國的貿易中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一九四八年西歐各國的輸出甚至還沒有達到一九三八年的水準，當時的輸出在戰前年代算是最低的，僅佔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在貨幣的表示上，西歐各國對美國的對外貿易的赤字一九四八年達三十二億四千七百萬美元。

美國的貿易是單方面性質的。一方面，美國企圖擴大它的輸出，而阻止相應的輸入。另一方面，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西歐各國，不得不由美國輸入，而同時又沒有可能輸